

杜马兰(1965-)

□胡亮



杜马兰是个偶然的小说家，偶然的广告人，甚至，还是个偶然的新闻学教授。这些身份，都如面具。真正的杜马兰，隐居于另外的身份。

他是诗人，在南京大学泡茶馆，却在中山陵写诗。他几乎不读别人的诗；自己的诗，“有诗无类”，似乎也无关于现成的了结的冰的诗学。

杜马兰罕有发表，作为诗人，他已彻底隐居于此种“孤立写作”——很少有人能够找到他。也许他在想，这就对了嘛。为什么？自由了嘛。

在杜马兰看来，分裂，就是愉悦，就是团圆，所以它可以同时写不同的诗——这可是个了不得的本事。

他的抒情诗，粗略来看，可能有——至少有三张面孔：挤眉弄眼的抒情诗，伤心的抒情诗，以及任道遥的抒情诗。

先说挤眉弄眼的抒情诗。此种抒情诗，亦是叙事诗。诗人写到若干小人物——比如女同志、张营长——的命运，此种命运，借用一个散文家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组织后的命运”。

来读《合唱团》，菊怎么讲来着？“能进合唱团真好啊”。这是未行，收尾；诗人却站在未行之末，收尾之尾，是的，他在挤眉弄眼。不过，菊已看不到，诗也写不到。半明，半昧，如是而已。在组织和个人之间，诗人只求一个立锥。

那么，《鬼脸世家》呢？也有两方：一方是鬼脸，一方是真人。在鬼脸和真人之间，诗人只求一个立锥。立锥未稳，就要摇摆，就要挤眉弄眼。

至于《鬼女生》和《金枝》，均有深意，亦有反讽。读者若有幸，自去取读——我却不能在此细说。

再说伤心的抒情诗。诗人松开了时代的语境；他骑着车，要返回童年马托邦——再没有任何阴影，这次，只剩下村庄，少女，天亡，葱花，狮子，珍珠和铁。如此种种，反复写及，不厌其烦。诗人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为美，咬破了嘴唇。马托邦，翻个面，就是丧失感。击鼓传花，击鼓传花，这花，真能从童年传到成年？每每如此，诗人只剩下“忍受”，只剩下“反复长大”——可参读《击鼓传花》《青梅竹马》和《半人半神》。这是伤心的抒情诗，流着鼻血，大梦初醒。

再任道遥的抒情诗。时代，童年，亦可两不顾。诗人得了两只草垫，既能享用日常，亦能坐忘山水。日常，山水，《任道遥》。诗人闲来无事，反复写到林下友情，写到韩东、小海、李海、刘立杆、朱文、吴晨骏或毛焰。

想想当年，唐人李白也是这样写到汪伦、刘十六、以及解斯山人。说到李白，他的日常，自是充分诗化的日常。

杜马兰亦能如此；但是，当他混迹于山水，就会稍稍离开李白，悄悄靠近王维。《高山》，《流水》，以物观物，不惊不怖。

任道遥的抒情诗，多用三言、五言或七言，单以节奏论，似乎也回到了汉语、唐朝、甚至魏晋。

杜马兰诗风清简，雅而能雅，可写可不写，或已接近了他所向往的境界：世上本无诗，有诗本无句；有句本无体，有体本无意。

我的爸爸

□罗小红(营山)

爸爸有五姊妹，他排行老四。10岁那年，他上山放牛，摔下山崖，摔断了脊梁骨，家里没钱医治，落下终身残疾，成了一个驼背。

改革开放后，他北上打工，没挣到什么钱，天天与人打架斗殴。40多岁时，因为惹事生非进了监狱。听三爸说，我爸爸刚进监狱时又黑又瘦，出狱时一白二胖，让他们白担心了大半年。

出狱后，我爸爸回了老家，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。直到50岁，经人介绍，与我妈认识，组成了新家庭。

他们结婚时，没有婚礼，也没扯结婚证，只是请了几个亲朋好友吃顿饭。我妈曾经在12岁时听人挑拨离家出走，一方面是我外公对她严厉，另一方面是她没看见，听到风就是雨。她和我爸结婚时才20岁，说是孤儿，我爸就信了，没有通知我外公、外婆。

结婚后，我爸爸什么事都顺着我妈，一点农活也不让她干。一年后，我出生了。一家三口，过得清贫而快乐。

后来，外公找来了，当得知女儿跟一个50岁的残疾人结婚时，非常激动，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可有什么用呢，我都已经一岁多了。看着外孙女软糯糯地一声声“外公”，他心软了，但要求我爸爸重新修一座房子。

我爸爸只好到处借钱，房子还没修好，我妈就受人挑唆，卷起家里修房子的钱跑了。我爸爸猜她回娘家了，带着我去外公家找她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我妈正背着一筐猪草往家走。我哭着叫她：“妈妈！”她猛然回头，向我们飞奔过来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。我们抱头痛哭，我爸也没有责怪她。回家后，我妈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。那是我记忆中最高兴的一段时光。

2004年3月17日。我和爸爸还在睡梦中，我妈再一次离开了我们。这次，我和爸爸没有四处找她。我爸艰难地带着我，有人劝他把让我给别人带。他说：“我女儿不可能把她带给别人，万一她在别人家受了委屈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女儿这么乖，我舍不得。”

爸爸总是尽最大努力给我最好的，他几年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。繁星满天的夜晚，我和爸爸躺在院子里的长凳上乘凉，他给我出谜语让我猜：“白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住个白胖子。”“四四方方一座城，城里住个人，城外嗡嗡叫，就是不开门”……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第二段快乐的日子。

之后几年，我们经常听人说我妈在哪里，又嫁了人，扯了证办了婚礼等。从此，爸爸不再提她。

小学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没有灵魂的。”但我希望我是一个有灵魂的孩子。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，我妈能从从天而降，给我一个惊喜。可我等了十几年，盼了十几年，也失望了十几年。

如今，我再也不去想那些不现实的事，但我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充满热情。我爸把我一天一天养大，我要陪他慢慢变老。

3 变身肘腋 杀身以谢

这番奇遇，极为正常，文人相敬，本是佳话。偏在那饶舌人搅动下，竟成一桩风花雪月的谣言。老童生被作为风化案主犯，父女被带到祠堂，接受族规惩戒。

族长年老昏庸，一众执事也是各房长者，是非不分，思想狭隘，总觉得人们在交相谈论中，都说得有板有眼，遂认定风化是铁定的事实，父女百口莫辩，当夜含冤自尽。

陈文儒离开茶花沟后，一路乐呵呵地游玩在通往广元县的途中。走到临近广元县城的龙洞碾客栈，遇到来自老家的两位堂兄。

两位堂兄见他悠哉乐哉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就将道听途说得来的有关他“私订终身”的传闻、家中父母的震怒和悲愤、乡里坊间的鄙夷和谴责、那家父女双亡的变故、陈家营正在为他量身准备的族规家法等和盘托出。

其实，两个堂兄也是瞒着家人偷偷来给他报信的。听着听着，陈文儒直觉天旋地转，两眼发黑，栽倒在地。两位堂兄将他扶起摇醒，又说了另一箩筐宽心话。陈文儒一直铁青着脸，不吭一声，眼泪扑簌簌滑落。

陈文儒觉得自己是杀害那家父女的刽子手，虽百死不足以谢其罪，哭了整整一个通宵。第二天，他想回茶花沟一探究竟。两个堂兄怕他莽撞，也租了马匹，紧随左右。

到了通往水磨沟和大屋岭的岔道，两个堂兄死活要把他拽回老家，陈文儒只得依了他们。走了10多里，陈文儒说去林子里解手，两兄弟远远地看着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不见他出来，遂去探寻，发现陈文儒吊挂在树上。二人扑上去，将陈文儒放下来。一探鼻息，已经气绝身亡。

两堂兄被这肘腋间的惊天巨变吓得六神无主，放声痛哭。直到有人路过，众人搭手，用树枝暂时掩盖尸体，待后安葬。二人星夜兼程，回大屋岭报信。

正当大屋岭商量料理陈文儒后事时，忽然听到有锣鼓声自山梁上传来。原来，是南江县雷知县带着班人送匾额和对联来了。陈文儒离开后，雷知县就亲笔书写匾额和对联，全然不知已经发生的剧变。雷知县得知情况后，也失声痛哭起来。

按照常规，要先把雷知县亲书的“仁瑞祺祥”匾额横挂在堂屋双开大门上方，然后再将木刻对联嵌挂在两根柱子上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是不能按常规来办的。

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从陈家营过来的一个族人提出：“先挂联于门庭，以颂皇恩而悼少魂。再列匾于神壁，以昭穆而安家宅。”雷知县与陈绍华点头应允。

两张被生漆浸染得黑里透红的木板，显得富丽典雅。瓦背形的木板上，16个笔力遒劲、铁画银钩大字浮翠流丹：“观听圆桥事成有志，恩治风沼功倍少年”。金底红字的“仁瑞祺祥”匾额高高悬挂在堂屋上方，天地君亲师“牌位”上。

安置好后，雷知县谢绝陈绍华的挽留，黯然告辞。陈绍华早已央请人，将陈文儒“接”回故土，择日安葬。

4 余荫盛世 谱写繁荣

如今，当年的四合院已变得零落，部分房舍被分割、拆除，只在靠山的一端，留下一排10多间古旧的穿斗木结构青瓦房，嵌挂着木对联的斑駁木柱子后面的那间中堂，被人习惯地称作老堂屋。

200年来，老堂屋神壁上的横匾早已不知去向，唯有这副对联向今人诉说着这一个写满才情又凄美的故事。

古代大学(隋代改为国子监)周围环水，有四门，以桥通。所以，圆桥代指学校或学府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序》载：“祭礼毕，帝正坐自讲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绅之士，圆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。”

下联的“风沼”又借“凤凰池”喻指学校，在这里泛指从事儒学研习的场所或领域。“恩治”，就是在皇恩治下”。雷知县在上联引用《后汉书》的用词，下联又化用了。

两个典故：唐杜甫《赠韦左丞丈济(天宝七年以韦济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)》：“时议归前尹，天伦恨莫俱。鹤原荒宿草，凤沼接亭衢。”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”

短短16个字，既勉励学子只要树立远大志向，勤奋好学，目标就会实现；又赞誉青年才俊深蒙皇恩，聪慧睿达，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就取得成功，获得殊荣。

这副对联及对联中人物为这个沧桑家族增色不少，至于后来发生的事，只好另当别论了。

200年来，从老堂屋分出去的陈氏后裔，至今已超过3000人。每年，有很多在外地工作或居住的陈氏子孙，到大屋岭老堂屋来瞻仰这副对联。



隐于山中的老堂屋。

2 安身立命 鸾鹄在庭

几十年弹指而过，陈家营已不能满足陈氏一大家子人居住了。

族谱中说，到清嘉庆时期，陈虎子孙中有一个叫陈绍华的，买下濠溪河西畔的菊花寨(今菊花村二组)的全部土地。请了风水先生，前后花费4年时间，新修了一座“两颗印”(一套房子由两个四合院组成)。

整套穿斗木结构房屋，占地面积大，气势恢宏，用材讲究，让人称羡，美其名曰大屋岭。巍峨菊花寨，四季葱茏；鼎盛大屋岭，百业中兴。从此，这一支陈氏，又在新领地走向繁荣。

陈姓家族一直秉承耕读传家的家风，谨守着“勤养家、简养德”的祖训，并以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为家训的范本，传承着严格的家风和家教。

陈绍华与妻子张氏有三男：长子陈文儒、次子陈文仪、幼子陈文修。在他修建大屋岭房子时，儿子们已接近成人，陈文儒都10多岁了。

说起陈文儒，那可是“名头响彻高(城)梁(山)二堡、雅号传遍广(元)南(江)两邑”的传奇人物。

清道光初年，他15岁考中秀才，18岁考中举人，名噪一时。陈文儒不仅年少才高、勤奋好学，而且一表人才，谈吐从容，为当地百年难遇的俊朗奇才。

陈文儒的成长，倾注着陈绍华夫妇的心血，也是大屋岭乃至整个陈家营族人的骄傲。自然，他也得到特殊的宠爱：终日临窗诵读诗书，从不允许下地干活，出行骑一匹专有的高头大马。

道光时期(1820-1850)，国势走向衰颓，江河日下。西方列强环伺华夏，大量鸦片涌向中国；国内，吏治腐败，社会弊端积重难返，教匪活动逐渐频繁。在这深山里的陈氏门中，依然恪守着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族规。

那时的读书人，在谋取功名或步入仕途方面，是要看家庭背景及社会人脉的，并不单单取决于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像陈文儒这样出身草根的寒门学子，自是不会轻易获得做官机会。所以，放榜一结束，所有举人都四处走动，开始交游。

新《陈氏族谱·名人录》中写道，陈文儒背着沉甸甸的盘缠包袱(内装沿途生活所需铜钱和结交权贵的仪钗)，单人独骑，拜谒广南两邑县府。

按计划，陈文儒先到了南江县，见到时任知县、有着进士出身的雷化醇。这雷大人是爱民惜才的好官，青年才俊的谦恭博学、器宇轩昂，深得他的喜欢。除设宴款待外，还挽留陈文儒在府上盘桓数日。

一官一民、一老一少谈得特别投机，有时还作一些诗词互相酬答、咏和。转眼间，四五天就飞逝而过。陈文儒想起还要去拜访广元知县，就辞别了雷大人。分别时，雷大人提出，他将去陈文儒的居住地大屋岭赠送贺匾和对联。

陈文儒向广元而去。来到一个人叫茶花沟的小山村。途中，遇到一个美丽女子。通过交谈，陈文儒知道女子姓郝，是茶花沟中一位老童生的女儿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女子也识得一些文字，而且性格开朗、热情大方。

女子得知陈文儒是父亲经常提到的大才子时，邀请陈文儒去她家。老童生见了，奉为上宾。一连三天，陈文儒都盘桓在茶花沟，把去广元县的事儿忘诸脑后。后来猛然想起，连忙告辞。

1 兵连祸结 流离转徙

陈氏老族谱中说，隋末唐初，安徽安庆府宿松县有一个叫陈能的人，率族中亲近本家数人，迁至“蜀阆州之西水(今阆中市东西河村)新井(今南部县境内)”，落地生根，开枝散叶。渐渐地，发展形成一个人丁兴旺的望族，子嗣遍及巴蜀各地。

传至明末清初，战乱和瘟疫让这个家族蒙受了残酷的重创，人口锐减。族中那些九死一生的幸存者，多数沦入流离失所的窘境。

按照《移民填蜀诏》的规定，新迁入的外省籍人士可减免4年赋税，像陈氏这样的“实川”者，就没有特别照顾的政策，而且地方政府还把筹集军粮的目光集中到这些老川人身上。

按陈家营祖坟碑记载考得知，雍正初年，在这一支陈氏后裔中，有一对叫陈龙、陈虎的兄弟，就是因为“不支军粮”而“潜徙广元高城(插占于今旺苍县万山乡濠溪河)、梁山(插占于今旺苍县五权镇寨坝河)”，垦荒落业，安身立命。

那时习惯把地处四川东北部的广元和毗邻的南江县合称“广南两邑”。两邑之地，烽火虽然早已熄灭，但昔日的繁华却已不再。在荒凉的绵延峰峦间，大量肥沃田，养育着这些四处辗转、立业插占的新家族及新邻居。

濠溪河，即今万山乡濠溪村。五峰簇拥、四水汇聚、北屏敦厚、南门洞开的地理精妙，再加上东边的云雾山和西边的菊花寨，如刻意装饰般形成了左青龙、右白虎的风水格局。

在风水先生的赞誉下，陈虎(字凤徒)定居在这弯弯曲曲的濠溪河畔。所居之地，被后人称作陈家营。



观听圆桥事成有志。



恩治风沼功倍少年。

两百年老堂屋

才情与凄美的风影

□蒲守国文图



从旺苍县城向东，经过40余公里的东向西走廊(东起南江乐坝、西至旺苍西河的槽谷)，至三江而北折，然后溯后坝河而上，再行30余公里，来到群山簇拥的万山乡。乡政府驻地东侧，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蜿蜒曲折，流泻而出。夹岸，黛青色的山体、碧绿的植被交错掩映，使这里显得极为清静、幽深、新奇而迷蒙，古称濠溪河。

小河西畔，在被称作菊花寨的嵯峨山峰中段的平缓处，保留着一套穿斗木结构的清代民居。原是一套双天井大院，随着人口的不断发展、变迁，已经变得零落。大院北首的老堂屋前房柱上，悬挂着一副笔力遒劲、情满激励的对联：“观听圆桥事成有志，恩治风沼功倍少年”。

四合院的主人姓陈，这套老民居建于清嘉庆时期，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，被陈氏族人称为老堂屋。



更多旧时光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